

熱愛自然——從惜花到寫花

嶺大中文系出身的葉曉文 Human，喜愛寫作及繪畫，又因自幼被花草動物所吸引，為了將文字藝術結合自然生態，經常走入深山探秘，尋找隱世動植物，做了以為只有植物或生物學家才會做的事。

愛畫畫

因文字與花草結緣

Human 現為描摹生態的作家及畫家。自小便喜愛畫畫的她，2004 年於嶺大畢業後投身出版行業，為刊物及教科書畫插畫。理應是符合興趣的理想工作，然而工作了三、四年後，面對欠缺個人風格、商業味重的「畫作」，Human 開始感到厭倦。「既然同樣是畫畫，何不自己家中，按自己的喜好去創作？」於是，她辭去出版社的工作，以自由工作者的形式繼續創作。日子久了，她有機會與不同的品牌合作，作多樣化的嘗試，更重拾因專注畫畫而久未觸碰的紙筆。遊走於文字與繪畫之間，Human 從中獲得靈感，慢慢建立起獨特的創作風格。

一次機緣巧合之下，Human 受到當年於雜誌擔任編輯的嶺大同學的邀請，以專欄形式創作了一套以香港原生動植物為題材的作品。初試牛刀，便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迴響，往後的《尋花》一書，便由此而來。

說來也是種緣分，Human 對於動植物的熱愛，原來早於中學時期便開始萌芽。當時她家中只要是陽光照得到的地方，都擺滿了植物。而讓她投注心力的植物，並不是枝葉茂盛的盆栽，而是那種數十塊錢一包的種子。每顆種子都由她悉心栽種，從觀察它們生長的過程中，Human 深深感受到那從無到有的生命力和喜悅。

為覓奇花異草 險墮深澗石谷

創作《尋花》一書，最需要的便是耐性。為了尋覓隱匿於山林中的花草，Human 常常要攀山涉水，常人走的石級大路，她偏偏不走，反而轉入山澗小路去，只因品種稀有的植物，都不愛顯露於人前。Human 喜愛尋訪香港特有的植物品種，更會追溯其背後有趣的歷史。這些獨特的品種，大都生於遠離人煙之處，沒有自己的努力與緣分的契合，實在難以一瞥，所以每當能成功找到一些稀有的植物，Human 都有極大的滿足感。

日曬風吹，要在茫茫一片綠林中找到目標的花草實在不易，驚險事也都不少。Human 憶述，為了尋花，她曾在毛毛細雨下跑到位處大東山的藏龍石澗，沿着瀑布旁突出的碎石往上爬，一不留神，整个人跳下了足足兩三米。Human 形容那次是她有生以來最接近死神的一次。當她再次站定的瞬間，她呆了良久，才下定決心再繼續往上爬。問到 Human 她不怕嗎？「怕啊！但也要繼續爬，因為已經沒有退路了，被逼一定要向上爬。」Human 坦言，再次踏上那塊害她失足的石頭，所要克服的心理陰影極大，幸好她最後安然無恙到達目的地，並找到目標的稀有植物。

創作路上成長 深受恩師啟發

聽過 Human 驚險的故事，或許會認為她是一個好動勇敢的女孩子。「其實我小時候很文靜害羞，讀大學時都很內向，甚至不敢回答教授的問

葉曉文

Human Ip



題。」Human 靦腆一笑。如今的她，不單侃侃而談自身的創作歷程，閒時更會帶領導賞團，讓更多人有機會認識自然生態；又積極參與各個範疇的藝術創作，如樹葉拓印、文學散步等，讓參加者通過詩詞遊記，把自身觀察所得以不同的形式記錄下來。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溝通，如今對 Human 來說，就如行雲流水般悠然。

說到對 Human 影響至深的，除了長久以來大自然的薰陶，不得不提一位她敬重的恩師——梁秉鈞教授（筆名也斯）。「當時上也斯的文學創作課，我才開始認真地寫小說和散文。」Human 憶述。「也斯會用心觀看同學的文章，遇到寫得好的文章，更會主動幫同學們投稿，這是很好的鼓勵。」在創作上，也斯也啟發了她其實文學是充滿各種可能性的，例如他讓同學將文字詩歌結合不同的媒體，如朗誦、攝影、戲劇等，過程中所引發出來的化學作用，打破了 Human 對文學的固有想像；文學不再單單是文字，而是可以扣連生活上各個範疇的媒介，發揮它的影響力。在往後的創作生涯，Human 依然深受也斯的影響，曾經心頭泛起的漣漪，至今亦不曾褪去。

放下束縛 大膽嘗試新鮮事

創作路途，尤如置身大自然之中，開揚壯闊，處處是生機。同樣地，Human 寄語有意踏上創作路的師弟妹，不必給予自己太多的規範，多嘗試不同的事物，膽子大了，可能性亦會更多。同時可以多與別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及夢想，總會遇到志同道合之人，並肩在創作路途上茁壯成長。

